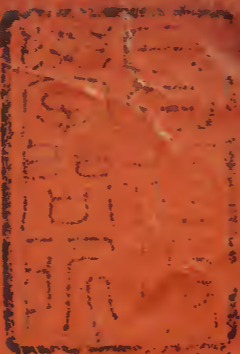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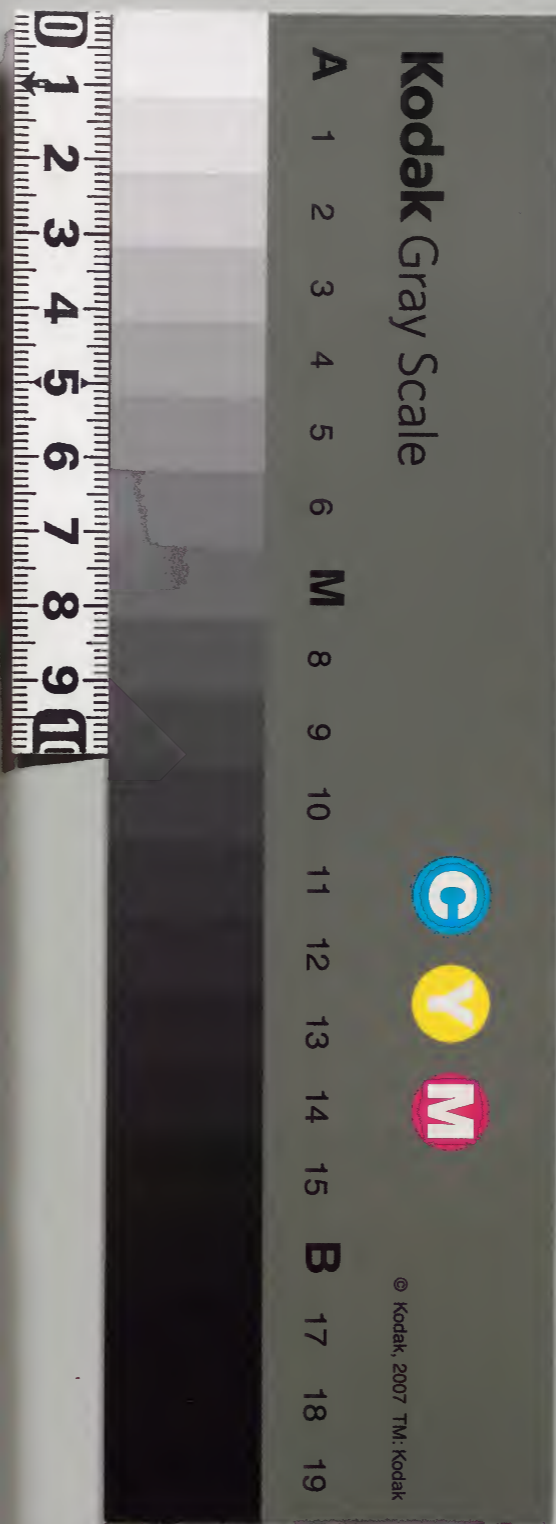
漢書 卷之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一三八	一三三	一	五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一三八	五〇	二九
		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8
冊數	50 (34)
函號	278 59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班固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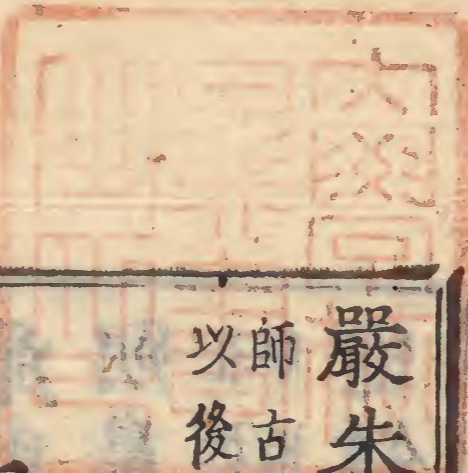
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

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

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

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

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



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

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

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

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

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諷師古曰謂

計議不如助等每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

諷服也音丘勿反嚴助吾立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

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

正如樹木之無根抵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

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

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

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屬於中華於是助

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也

言惣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

不振尚安所惣師古曰振舉也又何以子萬

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

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

兵會誓會誓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

也驗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
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
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為
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
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
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
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
安也音安其人安其生自以彼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古師

日重越方外之地薊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
難也越人薊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不可以冠帶
師古曰薊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以冠帶
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
朔師古曰與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
不可居而民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
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
之內也甸服主治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
也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
者斥侯侯衛賓服服侯服師古曰侯服
服同為蠻夷要服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外而
賓也德要來之耳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
音一遙反

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
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
嘗舉兵而人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
篁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竹田曰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
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
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
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閒中間也或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載於視
圖也著音竹助反

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
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民得夫
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
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助曰越國僻遠珍
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一
百官公卿表云治衆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自相攻擊而陛下
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
蠻夷之人於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
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壹不
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

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如溥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

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

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

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

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

盜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

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

服音瓚說是不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

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同抱舟而入水師古

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

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師古曰蝮

惡虵也音敷福

反解在田儋傳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

隨屬也

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

曾未施兵接刃

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及陛下先臣使將

軍閒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師古曰淮

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以其軍降處之上淦林

作閒轉寫字誤省耳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權

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

音直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諫

彌師古曰諫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

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
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
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
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
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瀆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

竊為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疆能難邊城

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

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

師古曰為三之時也淮南人為

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

不同其風土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

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

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

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

必先田餘干界中

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沿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

綿力薄材孟康曰綿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讀如本字孟

說非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

也師古曰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能堪也

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

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癘熱師古曰癘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蠱

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

曰舉謂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

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

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

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

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讀日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

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

日如雉兔之逃竄而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

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

得紡績織師古曰樹植也機緯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師古曰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

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

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

郡御史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

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

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行者不

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

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

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若子道經之言也帥

故致荒殘而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茲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鬼方

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

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

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

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馮行在前行故曰廝

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與衆

者輿主駕車者此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

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

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生民之屬皆為臣

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

言之耳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

也依讀曰宸宸形如屏風而曲馮玉几師古

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

嚮應師古曰嚮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

謂使之霑潤澤也或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

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

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夷狄之地何

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溥曰得其地物不足而

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

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備也
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
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
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
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
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
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
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令嚴助諭意風

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調以南越王頓首
曰天子廼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
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
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菑古灾字夫
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
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明太
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

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

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

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

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

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遠速也

音其措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

王有憂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

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

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

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

印治師古曰印讀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

曰狼性貪戾凡言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狼戾者謂貪而戾

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

為暴疆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

在尋陽也欲招會誓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

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

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

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

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

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

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古師

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響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

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

農時師古曰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

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有

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

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

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

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

其弱第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

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

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

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

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

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

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

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

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助侍燕從

容師古曰從容閑語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

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上問

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

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勞侍

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北枕大江師古曰枕

也臨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

秦從橫師古曰從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

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

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

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

言出何不能平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

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詔許因留

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

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

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

師古曰以其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

過為輕小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

可治助竟棄市與諸君交味以此不精於不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
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刈給供也擔束薪
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
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
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
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
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

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飯之音後數歲買
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詣闕上書書久
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
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日悅
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
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中國師古曰罷讀日疲上
使買臣難詞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
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

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

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

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
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予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
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初
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
曰飯音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
扶曉反

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

讀曰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

且飽少見其綬

師古曰見顯示也

守邸怪之前引其

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

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交下

亦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

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

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張晏

日故事大夫乘官車駕師古買臣遂乘傳去師古

如音張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日傳

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

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

中給食之師古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

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悉召見故人與飲食

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居歲餘買

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

越師古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

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

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

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

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

坐牀上弗為禮師古言不動容以買臣深

怨常欲死之師古後遂告湯陰事湯自

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官至郡

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

名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象散孟

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

日格五其行鑿法日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
行故云格五師古日即今職之鑿也音先代
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
遷為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
門上不許師古日請於黃後願守塞扞寇難
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
良善復名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
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
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
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日言其無
之歸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
於轂

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日郡守都尉皆
尉不置太守兼惣二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
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
日從音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
子庸反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
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
張晏日曠音郭師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
古日引滿日曠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日蕃亦
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多也音扶元
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
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
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

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

兵謂矛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巧

詐並生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為勢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

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為首

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傑師古

師古曰

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音火規反

挺相撻擊師古曰耨摩田之器也音馬擗也

音大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蒲山卒以亂亡故聖王

勢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

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比者

并以譏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然而

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

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古師

日論語載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

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

諸侯射熊侯射大夫射麋侯射士射鹿豕侯抗

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言貴中也音竹仲反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

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日師古

也專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

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

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

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

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名而問之曰

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

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

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

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露

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

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

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

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

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

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晚迺學易春

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閒

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貳無所得師古

日或音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

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

軍師古曰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

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

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

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

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

古主兵之官有禮還師振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

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

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爭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

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古師

日重夫勢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勢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

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

靡敵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

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

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

澤而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

是豈入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

也又使上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

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師古曰黃騰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

睡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

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饒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

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

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

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

下亡干弋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

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

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

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啓人畜也上自

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

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
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
常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也張晏曰與外國交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
已利若章邯之比也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
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古師
曰此周書者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
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勢書奏上召見三
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

何廼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䟽言事遷
處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
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
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如草木之萌牙也前
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師古曰適音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
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俟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
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
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饑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偃盛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背偃述而稱之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
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
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
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就成就也已而棄
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
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日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
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
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日飲內門

謂內之於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
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
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
廼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
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
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
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
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
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
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

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
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
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
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
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
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各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
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
矜帥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
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

同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
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
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
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

竟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

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

土崩之勢

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

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

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

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

曰復音扶目反

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音直

用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
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備之廟堂之上
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
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
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金石絲竹之
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併優朱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
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雖然臣竊以為陛

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
禹湯之名之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
也師古曰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
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
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
解於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臣聞圖王不
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未安則陛下
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
曰奚
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班固漢書六十四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安者臨留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

鄒子曰師古曰鄒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師古曰以救敵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

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故守一而不變者未

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蕪林曰族音奏

前漢書卷六十四

師古曰節止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循顯也欲音慾

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

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

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徒空也故搢紳

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

競也矯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

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

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教失而偽

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

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

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

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

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

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

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

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伯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没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
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
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介胃生蠆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
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
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曰虡虞懸鍾者也解在賈山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
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綏

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省繇役貴仁義賤權
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
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
戎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
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

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

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

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

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

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時教使然也秦貴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

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

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

朝夜郎降羌棘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貉

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

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

之如子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

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挈

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音女居反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也夫引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孟曰言其土地形勢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足以其東制其民也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脅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非宗費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師古曰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

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

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

日訪其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

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

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葦葭也成正朔不及其

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

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

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禽獸行虎狼心上

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錢單于犇幕師古曰犇

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

是澤南洽而威北揚也師古曰洽溥若罰不

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師古曰

字文下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

讀曰疲謂不堪職任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

法於宇內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

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師古

日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封禪之君無

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

草創師古曰謂始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

前漢書卷之四

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

美也徵證也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

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

燒之祭地則蕪之郊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

氣塞明師古曰塞谷也明而異獸來獲宜矣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今郊祀未

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此天之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

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苴以白

茅於江淮發嘉彌于營立以應緝熙服虔曰

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

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立也或

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使著事

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也蓋六鷓退飛逆也張

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

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

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

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

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

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拱而

竣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對奏上甚異之由是

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

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元鼎

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

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鑄如淳曰

効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古師

日顯與專同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

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

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

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

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

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正

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

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

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

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益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
 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
 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
 備師古曰備者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
 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
 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此明聖所必加誅
 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八尺曰尋
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
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
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

於大直故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偃
 不可也師古曰偃將幸誅不加欲
 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偃將幸誅不加欲
 以采名也師古曰偃窮誅服罪當死軍奏偃
 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
日徵召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即就也師古曰偃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
 張晏曰繡音須繡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
 契矣繡林曰繡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
 煩因裂繡頭合以為符師古曰偃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信也師古曰偃為復傳師古曰偃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
 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

亦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

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

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

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

卧故云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

之警臣宜被堅執銳嘗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

即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

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

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

也 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憤

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

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

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

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

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今使

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

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

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
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

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

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

化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

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

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

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

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

晉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時記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師古曰凡

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

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

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頌上中

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義及作者之意益

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廼徵褒

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

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曰純

為緇帛之麗絲纈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絲也羹藜哈糗者不足與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論大牢之滋味服虔曰哈音舍師古曰糗即

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

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

猶反也累音力瑞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指塞當也

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

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

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師古曰趨讀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

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溥曰健作貌及至

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

以堅之也鋒刃芒越砥斂其号晉灼曰砥石

端也粹音千內反越蛟龍陸剝犀革師古曰剝

越也師古曰号刃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師古曰剝

截也音五各反忽若慧泥畫塗師古曰慧帚

又音徒官反忽若慧泥畫塗師古曰慧帚

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泥灑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翰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

察古曰督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

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庸人之御駑馬亦傷

吻敝策而不進於行策所擊馬也

唐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邾驂乘且孟康曰良馬低

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

革霸謂轡也師古曰無恤字伯樂晉灼曰

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愬一人也楚辭

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

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

復善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縱馳騁驚忽如景

靡者如光景之徒靡也靡過都越國蹶如歷

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追奔電逐遺風

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

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

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

哉人馬相得也謂師古曰遠故服絺綌之涼者

不苦盛暑之鬱燠燠音於六反襲貂狐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也師古曰淒愴寒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和悅貌師古

日嘔音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

也饒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

樹伯迹師古曰伯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

園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

不用園圍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空虛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

於九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

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

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由此觀之君人者

天下也合謂九九合諸侯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

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

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

於朝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

歌也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

鬻音弋離此患也師古曰及其遇明君遭聖

六反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

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溲而升本朝張

日與幽也溲狎也汗也言敵奧溲離疏釋躄

而享膏梁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躄也臣

之鞋耳躄說反割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也躄音居啓反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

而致雲師古曰冽冽蟋蟀秋吟蟪蛄出以

陰孟康曰蟪蛄渠啓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

夕死蟪蛄音由字亦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

多賢士生此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

又讀曰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

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尙同明明在朝穆穆

列布師古曰明明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

日章明也錐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逸迭之遞

之不常故曰逸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

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

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

也字既作逸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

音耳晉逢門子鸞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

也並解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

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

音普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

日胡曷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畢灤師古曰灤字與臻同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

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頃讀日傾也恩從

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翱翔也太平之責寒優

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求萬

年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倦傳彭祖

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

讀曰伸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眇然

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

絕俗離世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兒也

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倦故褻

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褻

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所幸宮館輒為

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

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言博弈雖非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弈今之圍碁也辭

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師古曰

音許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魏師古曰辟讀日

譬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娛同說讀日

悅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讀日調鳥獸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
褻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志
不樂詔使褻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師古
也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師古曰復太子喜褻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
音扶目反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
許吏反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
使褻往祀焉褻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
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

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
居也師古曰居海中之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
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
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
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
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
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
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

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

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

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

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

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入聖

能優泰耳但不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

禹曰無閒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又曰禹吾無閒然矣韶以三聖之德地方不

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別禹貢之辭漸入也一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師古

讀曰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舍氣之物各

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

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

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

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曾灼曰遠國使

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

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此
 充論衡作越裳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謂
 昭王也為齊桓採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
 楚所溺也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孔子定其文
 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孔子定其文
 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
 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以至乎秦興兵
 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
 遠攻貪外虛內勢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
 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
 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
 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
 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
 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
 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
 何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適往於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
 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

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

廼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

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

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

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

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

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

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

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

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

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人

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情

愴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

請反又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

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言聖人起

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

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

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嶺嶺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嶺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園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

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

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

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

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

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

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

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

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

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日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

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疆珠厓由是

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指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稀

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

相善捐之欲得名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

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與曰縣

官嘗言興瑜薛大夫張晏曰瑜勝也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瑜

與愈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

天下最爲位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

精妙耳

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
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期思
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也皆如
言又薦謁者蒲宜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
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之相薦之信
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興曰我
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上信用之今
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

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
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
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
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
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
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
也參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榮名聞於四
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
敬鄉師古曰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
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

汲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

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

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

非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

右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

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欲

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

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制古曰禮記王

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
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
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請論如法捐之
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
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

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
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久

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

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

日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

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

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
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未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班固漢書六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班固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

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武帝初即位徵天下

一涉反又音一琰反

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古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

鬻者以千數師古曰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

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

足文史之事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擊劍送

擊而中之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非斬刺也誦二十二萬言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退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

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

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

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

皆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捷若

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

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

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

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

曰以為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奉

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

同久之朔給驂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驂者

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

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

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在兵事無益於國
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今
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
叩頭請罪若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朔多端名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
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

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

音所具反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

音芳目反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

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

孟食器也若盃而大今師古曰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師古曰廼列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

列音彼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跋

跋師古曰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

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蠓蠓蜥蜴蜥蜴蠃蜥守
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

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

歷反蜥音余赤反蝶音榮蝶音原蠃音烏典

音殄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

賜帛師古曰中音竹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

不窮也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辛遇者常侍左

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臣願令

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

擊也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

藪也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

也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藪音藪

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

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園象婁數者今關

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蒿之寄生寓木宛童

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

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

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

字失之遠矣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婁數也盆

之四股鐵鈎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

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

生盆下為婁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

痛呼暑服度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麓箭之

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

日鄧音近之暑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

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

詆欺天子從官嘗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

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

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

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而活者為穀生而

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豆反况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也俯低也啄音鳥嘴也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師古曰

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也音時政反齟者齒不正也

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

以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汝

音人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呌牙者兩犬爭

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

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

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詔賜從官肉大官

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古早字請受賜即壞肉

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

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
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
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帥古曰細君朔妻之
名一說細小也朔自
比於諸侯謂
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
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
名在槐里南
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
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鄂
非也在鄂者自是宜春觀耳微行常用飲耐
已帥古曰耐酒新孰以祭宗
廟也耐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侍

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
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
陽侯曹壽
尚帝姊時見
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驚禾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
之穀也稱也杭
其不黏者
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帥古曰呼
音火故反相聚會
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
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
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
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
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

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小民師古曰徼音工鈞反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日共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亦置宮人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亦置宮人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楊五柞倍陽宜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適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惣計其數也賈讀日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日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

周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師古曰中

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焉

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

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

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

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

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

以謂之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

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此百工所取給萬民

所印足也師古曰印又有杭稻黎粟桑麻竹

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

長不圓其根正自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

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閒蹠為

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今規以為苑絕

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

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

穀師古曰耗減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

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

日虛讀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

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

之垣而囿之師古曰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古師

日亂馳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

危無隄之興蕪林曰隄限也興乘興也無限

與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興

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

反丁奚是其不可三也故勢苑囿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

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云人以

也城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

觸死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

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

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

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

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

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

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

王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

前漢書卷之三

卷之三

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帥古曰慮音廬尚帝女
 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介錢千萬為
 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
 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度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帥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帥古曰論決其律歷志也罪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
 吾弟老有是一予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

也屬音反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
 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
 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
 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
 道蕩蕩帥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
 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
 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
 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特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帥古曰論

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

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薰君所發一日金蒲百斤錢蒲百萬帛蒲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

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
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其言深也
安而居處者乎身挾大罪迺欲自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
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
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
竹籍田為可作宿觀也師古
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
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
宿宮故宜獻此園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
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此上所欲也
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
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

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
上大說師古曰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
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
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
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
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
音才姓反
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列得賞賜又
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一日卒有不
勝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碎酒
音信又音山鼓反先駒馬填
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

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

日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

服度日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

林應說是也不當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

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

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

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

執宰敝膝師古曰為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

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師古曰

飾耳者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帥古曰狀形

也音解自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日負陛下身當伏誅

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

之衷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傳鞬應

日宰人服也韋昭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

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

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傳隨主前伏殿下主廼

贊師古曰贊進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

拜謁師古曰胞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

衣冠上師古曰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

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入翁飲大

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

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

楚鞠劍客輻湊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鞠在藝文志董氏
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
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寶
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
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陞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
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
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

奢侈為勢師古曰右尊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
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是乃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師古曰蠹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蠹也偃為淫首其罪三
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悼應劭曰悼敬也敬其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
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
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
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日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概然數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慶父死而魯國全以揚門之扉三月不葬莊公弟也莊公薨慶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管蔡誅而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

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

此門入交會於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

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

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

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

商之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師古曰從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也

也絺厚繒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以

音徒奚反用師古曰但空莞蒲為席離也師古曰莞夫

韋帶劍用師古曰不加飾兵木無刃服度曰兵

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兵木無刃器如木而

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器如木而

無刃言不大衣緼無文內有亂絮上無文綈

治兵器也也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謂合聚也以道

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

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

也名彌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

師古曰績五絲也罽織毛也師古曰罽宮人簪璫垂珠璣師古曰璫璫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璣設戲車

代璫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撞萬石之

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

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

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

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

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

其中也師古曰謂推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

退也走馬善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

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師古

易無此文已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師古

解於上也談音恢言下談嘲談諧並同然特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偽反上以朔口諧

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嘗

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

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非

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

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孔丘

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

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弁嚴子為衛尉師古

也為周太史故云拾遺也右稷為

有勇師古曰皐陶為大理師古曰伊尹為少府

司農師古曰子贛使外國師古曰顏閔為博士師古

令作子夏為太常師古曰益為右

曰顏回閔子騫子夏為太常師古曰益為右

而應劭以子夏兩字惣合為變解云益為右

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益為右

扶風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

執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應助曰高作司

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高作司

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伯夷為

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

管仲為馮翊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

也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仲山甫為光

祿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

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

季子為水衡故使為之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

札子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

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

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

哉史魚邦有道如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

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師

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蘧蘧音渠

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

宋大夫也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

曰善治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

王慶忌即王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

前舉鼎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

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

宋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

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武表也上廼大笑是

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

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舒夏侯始昌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

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

閔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

頰師古曰頰肉吐唇吻擢頤頤師古曰頤

怡師古曰怡結股腳連脍尻師古曰脍遺蛇其迹行步

僂旅師古曰遺蛇猶遠也也僂旅臣朔雖不

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師古曰澹古澹字也贈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

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

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

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

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

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久之

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

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

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

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
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
相之位如馮曰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
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服膺俯服其背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
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

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
非予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
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疆失士
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
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
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
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
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勢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

言苟有於中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必形於外也
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孜同敏也
勉也辟若鷓鴣飛且鳴矣師古曰鷓鴣飛則鳴行則也
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日譬鷓音脊鴣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
議之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愆過也故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徒衆也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註續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鞋音土

瑱用鞋續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鞋黃色

也續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

耳旁示不外聽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

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

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

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

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蓋聖人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

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上觀許

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

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天

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

合也徒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

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

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

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
以筵撞鐘文穎曰謂橐筵也豈能通其條貫
考其文理發其音聲考師古曰繇是觀之譬
猶鼯鼯之襲狗服虔曰音鼯如淳曰孤豚
之咋虎師古曰咋音仕客反至則靡耳何
功之有師古曰靡碎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
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
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
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
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
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
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
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
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
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
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
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

唯師古曰唯唯恭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

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先生曰於戲師古曰

為戲讀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談何容易

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

反拂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

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

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師古

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先生試言寡人將

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下省也忠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

名師古曰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尾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

及蜚廉惡來革等蘓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

古曰蜚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

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瑇瑁與彫

為文也音篆勢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阨國家為虛帥古曰阨

氏反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帥古曰小雅青蠅之此之謂

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帥古曰悅愉愉响

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帥古曰愉愉顏色和

音許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

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

之害師古曰拂與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

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

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

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

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帥古曰懼然失守之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帥古曰捐薦席而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帥古曰解並此

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

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帥古曰閒讀發

憤畢誠帥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帥古曰

也計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
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師古曰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
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褻有德
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
地和洽遠方懷之故彌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

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
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
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
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
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
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省庖廚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
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

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不洽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
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
日蓄讀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
日蓄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各
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
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
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
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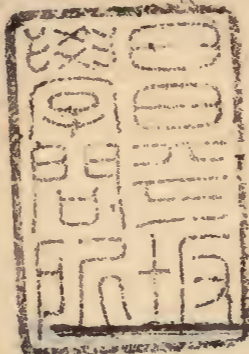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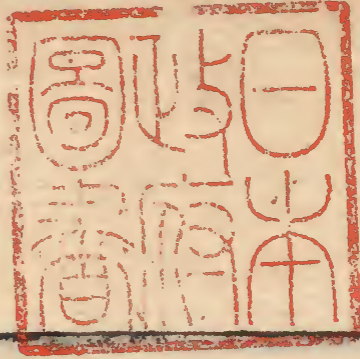
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
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
各有上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
是矣師古曰劉向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
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
朔時者師古曰與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
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故令後
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
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
薄不足稱也

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
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
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助曰容身避害也首
陽為拙應助曰伯夷叔齊不食柱下為工助
日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飽食安步以仕易
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
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
與時譏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也詭
違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詼諧逢
也也
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
也刺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

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
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
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
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
博異聞良可歎矣他
皆類此著音直啓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
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



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必按許慎說文洒
 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
 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
 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
 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文化戊辰

